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七十三回 佗羅尊者先試法 碧峰長老慢逞能

詩曰：報國精忠眾所知，傳家韜略最稀奇。

穰苴奮武能威敵，充國移師竟懾夷。

兵出有名應折首，凱旋無處不開頤。

上功幕府承天寵，肘後黃金門可期。

卻說雲幕口車問道：「假如你的槍可傷人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都是一般，槍也不傷人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請教一番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你站起來，我要槍槍殺到你身上，只是不傷你就是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怎見得槍槍殺到我身上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我自有個記號兒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你若是就中取事，斷送我一槍何如？」唐狀元嘎嘎的大笑了三聲，說道：「我中國的人信義為本，一句話重似一千兩金子。若只是這等反覆不常，倒和夷人一樣去了，怎麼又叫做個中國？」唐狀元是個會說話的，只消這幾句言語，打動得個雲幕口車有好些自愧，卻說道：「即是不傷人，我只管站起來，任憑你殺就是。」唐狀元叫聲：「小校們，取過一個活人心來。」即時取到一個活人心。唐狀元把個心戳在槍頭上，照著雲幕口車上三下四，前五後六，左七右八掄了一會，舞了一回，收了槍，問道：「可殺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是殺著我來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可傷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是不曾傷著於我。」唐狀元道：你只曉得不曾傷著於你，你還不曉得多少下數。你脫下你的衣服來數一數兒，看是多少槍數。」雲幕口車不敢怠慢，脫下那件長衫兒來，數上一數，只見有一槍就有一個紅點兒。怎麼一槍一個紅點兒？原來槍頭上是個活人心，心是一包血，故此有一槍就有一個紅點兒。總共一數，得七七四九個點子。唐狀元道：「你說我的槍高不高？」雲幕口車說道：「槍是高，只是殺人不見血，不像個信義為本的人行事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只是比試個手段如此，若真個殺人不見血，豈是我縉紳家之所行乎！」

雲幕口車自恃他的箭天下無雙，看見唐狀元的箭射不傷人，卻又高似他的箭，還由自可；一桿槍又殺不傷人，這卻又高似一齊人的，他心上有些驚慌，告辭要去。

唐狀元左右要賣弄著他，又請過前營裡王應襲來，告訴他要個殺個不見傷的手段。王應襲束髮冠，兜羅袖，獅蠻帶，練光拖，手裡拿著一桿丈八長槍，就像一條活蛇，也照著個雲幕口車鑽風帶雨，出穴尋巢。只聽見一片的響，哪裡看見是桿槍，掄了一會，舞了一回，收了槍。唐狀元問雲幕口車道：「可殺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下下殺著我哩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可傷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卻不曾傷著於我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高不高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高！高！」

唐狀元又請過左營裡黃都督來，也告訴他要個殺人不見傷的手段。黃都督身長丈二，膀闊三停，手裡拿著一條三丈八尺長的疾雷錘，就像一個活戲球，照著個雲幕口車，圓似枯樹盤根，疾如流星趕月。掄了一會，舞了一回，收了疾雷錘。唐狀元問道：「可曾打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下下打著我哩！」唐狀元道：「可曾傷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並不曾傷著於我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高不高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高！高！」

唐狀元又請過右營裡金都督來，也告訴他要個殺人不見傷的手段。金都督卻又生得古怪，身長三尺，膀闊二尺五寸，不戴盔，不穿甲，手裡拿著一件一百五〇斤重的任君鏢，就像一塊生鐵片兒，照著個雲幕口車，風吹草偃，鵲噪鴉飛。掄了一會，舞了一回，收了個任君鏢。唐狀元道：「可曾打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下下打著我哩！」唐狀元道：「可曾傷著你麼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卻不曾傷著於我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高不高？」雲幕口車連聲道：「高！高！高！」

唐狀元還要請四哨裡四個副都督來，賣弄一個與他看看。雲幕口車看見這些武藝高強，安身不住，務死的要去。唐狀元只得放他去，吩咐他道：「你回去多多拜上你的國王，一紙降表降書，所費不多，免得別生事端。他日進退無門，悔之不及。」雲幕口車連聲道：「曉得了！曉得了！」這一場賣弄，雖是元帥指麾，卻也虧了唐狀元搬門。正叫做是：先聲足以奪人之氣。卻說雲幕口車轉正路上，心裡費好一番尋思。怎麼費好一番尋思？將欲把南朝武藝高強的話告訴國王，他先出門之時說大了話，不好回覆。將欲隱瞞了假說些大話，卻又南朝這些將官殺人不見傷的手段，禁得他幾下殺哩！沒奈何，只得轉到飛龍寺裡，求見佗羅尊者。尊者道：「你去南船上來，是個怎麼樣子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益發不好說得。」尊者道：「怎麼不好說得？」雲幕口車卻把個南人武藝高強，殺人不見傷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

尊者道：「你意下何如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末將不是對手，不敢惹他。」尊者道：「怎見得不是他的對手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其餘且不講他。」只說一個矮矬子，不滿三尺之長，手裡舞一張鐵鏟，就有百四五〇斤重。舞的就是雪花蓋頂。下下打在我身上，卻沒有半下兒傷了我。你說這個手段，還是高不高？我怎麼是他的對手！」尊者道：「你是靠木使漆的，故此不奈他何？若是我們的飛騰變化，他也奈得我何！」雲幕口車道：「我適來在他寶船之上，看見有兩隻異樣的船，每只船上有三四面白牌。這一個中間白牌上寫著『國師行臺』四個大字，左邊牌上寫著『南無阿彌陀佛』六個大字，右邊牌上寫著『雷聲普化天尊』六個大字。這個還自可。那一個中間白牌上寫著『天師行臺』四個大字，左邊牌上寫著『天下諸神免見』六個大字，右邊牌上寫著『四海龍王免朝』六個大字，下面又有一個小小牌兒，『值日神將趙元帥壇前聽令』一個大字。你說這兩個人是兩個甚麼人？想必一個是僧家，一個是道家。你也不可輕易看了他。」

尊者道：「他若是僧家，我和他同教；他若是道家，我和他對職。我怎麼懼怯於他！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不是說老師懼怯於他，只是萬一有些差池，於國家體面上不好。」尊者道：「怎麼於國家體面上不好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國家全靠老師，如泰山之穩。今日臨事之時，老師不審個來歷，孟孟浪浪，嘗試漫為。倘或全勝，彼此有光；萬一有些差池，把國王放在哪裡去？」尊者道：「你若出身之時，怎麼得到個差池的田地？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這個話兒，也有些難講哩。世上只有個天大，他還是天之師，他的大還是怎麼大？天下諸神該多少尊數，他還叫『諸神免見』，他卻不是諸神上一輩的人？四海龍王該多少遠哩，他還叫『龍王免朝』，龍王卻不是他晚一輩的人？馬、趙、溫、關二元帥，只有玉皇大帝稱呼得他，他還寫著『壇前聽令』，他卻不是玉帝一輩的人？這等一個人，你要看得他容易？」雲幕口車這一席話，雖說得無心，尊者聽之卻有意，不免費了一番猜詳。先前相見之時，倒有分銳氣，到如今聽了這一席話，早已消滅了七八分。沉思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總兵之言有理。我也不免喬裝假扮，去打探他一番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你去打探之時，不消尋這些將官，只到那兩個掛牌的船上就是。」尊者道：「總兵之言，深合吾意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私場演，當場展，請教老師怎麼假扮而去？」尊者道：「我假一個搏虎之戲，前去打探一番。」雲幕口車道：「這個計較好，便宜變化，令人不測。最妙！最妙！」

道猶未了，佗羅尊者牽著一隻老虎來，竟到寶船上去。一邊走著，一邊想著，說道：「欺善怕惡，不是好人。我就尋著那個道士。」一落頭，竟跑到天師行臺船上。聽事官看見他是和尚，手裡又牽著一隻老虎，倒吃了一驚，連忙的喝一聲道：「哇！你是個甚麼人？敢牽著老虎到我船上來？」尊者道：「長官，你不要吃驚，我是個本地人，撮搏戲兒化飯吃的。」聽事官又喝聲道：「胡說！化飯的人，怎麼牽著老虎走哩？」尊者道：「老虎是我化飯的行頭。」聽事官又喝聲道：「哇！你這個人買乾魚放生，死活也不知。我這老爺船上，可是你化飯吃的！」尊者道：「天下有君子，有小人。無君子不養小人，怎麼說個不是我化飯吃的？」聽事官道：「快走，走遲了些，連你孤拐打折你的。」尊者道：「噯也！飯不曾化得吃，卻又送了一雙孤拐麼？」

你嚷我嚷，早已驚動了朝元閣上，眼皮兒連跳了三跳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眼皮兒這一跳，主有奸細臨門。」正在躊躇費想，只聽見船頭上鬧鬧吵吵，鬧做一塊，吵做一砣。天師即時叫出個道童兒來問：「外面是哪個這等喧嚷？」聽事官生怕連累於他，連忙

的跪著朝元閣外，稟說道：「非干小的們喧嚷。只因船頭上走來一個和尚，手裡牽著一隻老虎，口稱是個撮搏戲兒化飯吃的。小的們怕他是個甚麼奸細，趕他去，不許他在這裡撮弄，他偏然不肯去，偏然要在這裡撮弄，故此兩下裡爭鬧幾聲。望乞爺爺恕罪！」天師聽知有個撮搏戲的，就曉得是那話兒來也。心裡想道：「不免將計就計，使得他知道，也免得明日爭鬥之苦。」問道：「撮搏戲兒的這如今在哪裡？」聽事官道：「現在船頭上。」天師道：「你領他進我這裡來。我正然心上有些不快，不免叫他進來，取笑一番。也叫做：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閒。」

聽事官不解其意，心裡想道：「倒是便饒了這個狗娘養的，只當替他通報一遭。」卻又是天師道令，不敢有違，只得領他進去。佗羅尊者也不解其意，心裡想道：「此番卻中我的機關也。」一手一隻老虎，一手捏著個空拳頭，竟自跑到朝元閣下。見了天師，天師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」尊者道：「小的是本地方人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幹的甚麼勾當？」尊者道：「撮搏戲化飯吃營生。」天師道：「既是化飯吃，怎麼牽個老虎？」尊者道：「小的這裡是這等一個風俗，把這老虎就做個搏戲頭兒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個老虎是哪裡來的？」尊者道：「是小的自小兒養的。」天師故意兒先吩咐聽事官：「備辦賞賜，賞這個撮搏戲的，卻才叫他撮弄來我看著。」

你看尊者解下那個老虎來，喝聲道：「你坐著那地平上。」那老虎依然坐著地平板上。老虎坐著，尊得卻才脫剝了上身衣服，脫出一精膀子來，喝一聲：「照！」就照著那個老虎嘴上一拳。那老虎卻也是個慣熟的，就還他一爪。左一拳，右還一爪；右一拳，左還一爪。左一腳，右還一蹄；右一腳，左還一蹄。這是個兩平交開場的家所。一會兒，尊者狠起來，口裡連喝：「哪裡走！哪裡走！」兩隻手左一拳，右一拳，兩點的一般。兩隻腳左一踢，右一踢，擂鼓的一般。把個老虎打得連跌連跳，跌上幾跌，跌得半日不會翻身。尊者又喝聲道：「畜生！你有本事，你敢再來麼？」喝聲未絕，那老虎一轆碌爬將起來，把個頭擺幾擺，把個尾巴豎幾豎，把個腰眼拱幾拱，一會兒發起性來，做出那個咆哮之聲。撲地一聲響，就在尊者頭上跳到面前來；又一聲響，就在尊者頭上跳到背後去；又一聲響，又在尊者頭上跳到左壁廂來；又一聲響，又在尊者頭上跳到右壁廂去。跳了幾跳，叫了幾叫，挑過個屁股來，照著尊者的光頭上著實一擗，把個尊者擗翻了，跌在地上，也跌得半晌不會翻身。老虎也像個人的意思，把嘴兒來聞一聞，把個爪兒來搭一搭，把個尾巴兒來挑一挑。過了半晌，尊者歇醒了，也一轆碌爬將起來。這卻是一遞一贏，才叫做正解。

尊者爬將起來，趁著個惱勢兒，喝聲道：「哪裡走！」照嘴一拳。那老虎也叫上一聲，照頭一爪。尊者跳起來，狠是一雙關，把老虎打一跌。老虎跳起來，狠是一頭拳，把尊者打一跌。尊者打老虎一跌，老虎打尊者一跌。跌上一二□跣，跌一個不耐煩之時，尊者卻伸起隻手來一杵，杵在老虎口裡，直到喉嚨管子上。老虎就不敢動口，卻才服輸，照舊坐在地平板上，尊者取出手來，這是互相輸贏，又是一解。

天師故意的說道：「舞得好！」叫聽事官取過一肩生肉來，賞與老虎。老虎抓過來，一口一撕，一口一轆碌。又叫聽事官取酒飯過來，賞這和尚。和尚接過來，酒飯並行。一霎時，風捲殘雲，杯盤狼藉。

天師心裡想道：「我今番就借他的解數，奉承他幾下，看他何如？」籌度已定，卻說道：「你這撮搏戲兒的，委是撮得好。你再撮一會，我再重重的賞你。」佗羅尊者全不解其意，只說是真，意思間，舞一會兒，也要下手天師些兒，連聲答應道：「是，是。」應聲未絕，一手牽過個老虎來，喝聲：「照！」就是一拳。老虎叫上一聲，就是一爪。一個一拳，一個一爪，打個平過。開了戲場，卻又是尊者狠起來，連喝聲道：「哪裡走！哪裡走！」左一拳，右一腳，兩點一般。

天師趁他打得正在興頭上，悄悄的把指頭一捻，那個老虎就翻過臉來，一屁股把個尊者打得著實一跌。這一跌就有百□多斤重，一個光葫蘆頭，跌得血皮躡躡，當真的死過去了。天師只作不知。歇了半晌，卻才醒些，心裡想道：「這亡八今番敢這等下，老實打我一跌。怎麼我的術法有些不靈驗麼？」又過了半晌，一轆碌爬將起來，一肚子泄酸氣狠，著實伸起手來一杵，杵到老虎口裡。天師又是悄悄的把個指頭兒一捻。剛伸得個手到老虎口裡，還不曾摸著喉嚨，卻就吃它一口，把隻手咬得鮮血長流，忍疼不過，連忙的取出手來。天師又悄悄的把個指頭兒一捻，那溫老虎猛然間發起威來，跳又跳，叫又叫，張牙弄爪，地覆天翻，一跳就跳在朝元閣上，再有哪個敢惹他？尊者卻就吃了一肚子糞糊，不見些清白，只說是這畜生怎麼這等作變，卻不曉得是天師就湯下面，奉承他這一番。連天師的左右道士、道童，都不曉得天師的妙用，都只說老爺今日沒些紆紆，惹這樣的無奈之徒，做出這樣的勾當。

天師卻自由自在，只作不知，又問他道：「你這老虎，你說是自小兒養的，可是真麼？」尊者道：「是自小兒養的。」天師道：「平素何如？」尊者道：「平素撮弄他化飯吃，已經度了小的半生。」天師道：「今日怎麼就翻過臉來？」尊者道：「小的也不省得。敢是船上跳得板動，他卻吃了驚慌，故此就翻過臉來。」天師故意的說道：「這個也是真情。這如今走在我船上，卻貽害於我。」尊者道：「這個不妨礙。它過一會兒，自然下來。」尊者口便是這等說，心裡巴不得貽害於天師，他才快活。天師心裡又想道：「只是這等暗算他，他還不省悟。不如明明白白做一個他看，他才認得我來。」立了主意，卻和尚過來，說道：「你可要這老虎下來麼？」尊者道：「要它下來。」天師道：「我替你叫它下來，你心下何如？」尊者道：「若叫得它下來，感謝老爺不淺。」

天師正要賣弄一個與他看，叫聲道童取過一條紙兒來。道童遞上紙去。天師拿起個硃筆來，寫了一道符，又叫道童燒在香爐裡面。煙還未絕，只見那個老虎口裡銜著那一道朱符，跑下來，雙膝跪著在天師的朝元閣外。天師道：「孽畜！你今番敢如此無禮麼？」那老虎儼然有知，把個頭照著地平板上連磕連磕。佗羅尊者只說還是舊時一般，伸起隻手去牽它。那老虎又是一片的叫起來，一跳跳起來，依舊跳在朝元閣上。天師叫聲道：「孽畜！快下來！」那老虎依然跪在朝元閣下。尊者把隻手去牽它，它又是一叫叫起來，一跳跳起來，跳在朝元閣上。天師越發要賣弄一個與他看，叫聲：「和尚，你這老虎原腳子有些不正氣，我和你除了這一害罷！」

尊者看見事勢不諧，做不得甚麼圈套，只得說個實話，說道：「我這幾個國中風俗，都是這等撮弄老虎，做搏戲化飯吃。老虎卻都是買的。既是老爺認得它腳子不正，不如替小的除了它罷。」天師道：「我說不是你自小兒養的。」天師叫聲：「孽畜！快下來！」那老虎依然走下來，跪在朝元閣外。

天師卻慢慢的取出個七星劍來，丟下一道飛符，劍頭上爆出一塊火來，化了飛符。頃刻之間，雲生西北，霧障東南，霹靂一聲響，響聲裡面掉下一位柱天柱地的天神。天師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天神道：「小神是值日天神龍虎玄壇趙元帥是也。蒙天師呼喚，有何指使？」天師道：「因有一個和尚，帶了一隻老虎，撮搏戲化飯吃。這如今老虎發起威來，行兇背主，罪不容逃，你去除了它罷！」趙元帥道：「不消小神自去，只消小神的隨身神虎去就夠了。」天師道：「這也罷。」道猶未了，趙元帥身下跳出一隻大老虎來，這才是天上有，地下無，是個真正的老虎。只消對著它喊上一聲。那只虎哪裡是個老虎？原來是個哈吧狗兒：一身黃毛，一個黃尾巴，一個白嘴兒，四個白爪兒，現了本相，嚇得跌上一跤，滾上滾下，做個不會說話，連尿都滾出來。

天師謝了天神，叫過和尚來，說道：「你看一看，你帶來的好個老虎也。」尊者道：「小的實在不知，只說它是個真老虎。」天師道：「你把這個老虎來化飯吃，這如今老虎反化成一隻狗。正叫做：化虎不成反類狗也。」尊者只是磕頭。天師還只作不知，叫聽事官重重的賞賜這個和尚，著發他去罷。

尊者得了賞賜，老大的吃驚，一路回來，一路想著：「這牛鼻子道士當真的有些本領，但不知那個和尚何如？不免轉回寺裡去，過了這一夜，到了明日之早，再去打探那個和尚一番。如果那和尚再加之是這等厲害，不如趁早抽身；如果那和尚是個搭頭，我還出來支持一二。」

到了明日，果真的又到寶船上來。隻身獨自，也沒有了老虎，也沒有搏戲，也不驚動天師，竟找上國師行臺的船上。起頭一看，只見船便是一隻船，卻有個山門，有個金剛殿，有個大雄寶殿，卻又有個千葉蓮臺，四處裡的佛像，繪塑莊嚴，都還不在話

下。尊者心裡想道：「我也號為國師，他也只是個國師。他在船上還是這等維持，若在他本國的地土上，不知還是怎麼樣兒。阿彌陀佛！我卻不枉為了這一世人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山門下走出一個長者來。好個尊者，連忙走近前去，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告稽首了。」那長老也連忙的還個問訊，說道：「老師是哪裡來的？」尊者道：「貧僧就是本處地方上人。」長老道：「甚麼釋名？敢先請教？」尊者道：「貧僧不足，叫做個佗羅尊者。」長老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尊者道：「特求佈施些齋糧。敢問長老尊名？」長老道：「貧僧賤名叫做雲谷。」尊者道：「國師老爺是哪個？」雲谷道：「是貧僧師祖。尊者怎麼得知家師祖的名字？」尊者道：「適來看見粉牌上寫著『國師行臺』，故此得知。」雲谷道：「你怎麼不到地方上化緣，尋到船上來？」尊者就扯個謊，說道：「地方上事熟、人頑，化不出甚麼來。老師父寶船上南朝來的，想必好善，故此斗膽上來。」雲谷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稟過師祖來，即當奉承。」

尊者站在山門外，雲谷跑進去，一直跑到千葉蓮臺上，稟說道：「啟師祖得知，山門外有一個僧家，名字叫做佗羅尊者，就是本國地方上人，特來船上化緣。」國師聽知道本國地方上僧家化緣，心上就有些疑惑，叫雲谷：「你領他進來見我見兒，我自有個佈施到他。」雲谷得了師祖的慈旨，怎敢有違？即時跑出門外來，領這尊者進去。尊者心裡想道：「我正要見他見兒，他恰好就來請我，卻不是有些夙緣？」

道猶未了，已自到了千葉蓮臺之上，見了國師，行一個相見之禮。國師高張慧眼，就曉得這個尊者來意不良，問說道：「你是本國地方上的僧家，叫做佗羅尊者可是麼？」尊者道：「便是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到我們船上來化緣，可是麼？」尊者道：「便是。」國師先前聽見夜不收說道，有個佗羅尊者，能通神做鬼。及至相見之時，又看見他顏色不善，言語不正，心上越發明白。卻就有個妙用到他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也是你到我船上來一番，本當厚佈施些，爭奈我們來路遠，日子長，卻沒有些甚麼好物件。正是前日吸葛刺國國王佈施得有幾個銀錢，我如今把一個佈施你罷。」道猶未了，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，遞與尊者。

不知這個銀錢是個甚麼妙用？且聽下回分解。